



|| CCTV 纸上纪录片 ||



中国知见书系

不可复制的珍贵纪实 真实权威的知识见闻
中央电视台热播纪录片精编集成

大师中国

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编

中国知见书系

· 通览九州风物 阅尽千年智慧

大师中国

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编



|| CCTV 纸上纪录片 ||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中国 / 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15.10

(CCTV纸上纪录片)

ISBN 978-7-5531-0595-6

I. ①大… II. ①C… III. ①人物—生平事迹—
中国 IV. ①K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6571号

大师中国

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编

-
- | | |
|------|------------------------|
| 策划组稿 | 施 维 |
| 责任编辑 | 童际鹏 封 龙 |
| 版式设计 | 陈 红 |
| 出 版 | 巴蜀书社 |
| |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
| |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
| 网 址 | www.bsbook.com |
| 发 行 | 巴蜀书社 |
| |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
| | 86259423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6年8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170mm×230mm |
| 印 张 | 10.75 |
| 字 数 | 250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531-0595-6 |
| 定 价 | 22.00元 |
-

目 录



清华国学研究院 / 001

社会学及人类学大师 / 027

——费孝通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 033

——马识途

天女散花，名续四堂 / 047

——饶宗颐

宪章马列，以律为师 / 063

——许崇德

面对世界，言说中国 / 071

——许倬云

游艺逍遥，出入大千 / 085

——张大千

牵黄擎苍，以物观复 / 105

——王世襄

人间国宝 / 117

——耿宝昌

考古释物，化朽为神 / 129

——陈中行

匠人营国，善建不拔 /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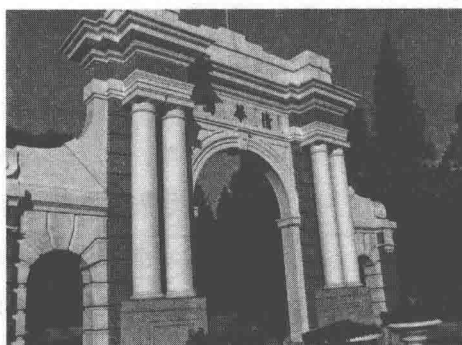
——吴良镛

风云人物，观天象地 / 149

——涂长望

中国“当代毕升” / 159

——王选



清华国学研究院

忆昔中元佳节至，学院宏开来多士。

新会海宁与义宁，王陆经筵说义利。

司业更有涇阳吴，朴学华辞勤墨朱。

门墙跻列问奇字，龙象一时尽大儒。

——冯国瑞

清华国学研究院

一位政治失意者，一位晚清遗老，一位四海游学之人，一位留美博士，86年前汇聚清华园，造就一段学术传奇。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朝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多余的赔款用于遣派留美学生。

1909年，游美学务处于北京西北郊筹建清华园。

1911年，清华园校舍建成开学，定名清华学堂。

清华学堂，原本是一所留美预科学校，学生主要以学习英文和欧美文化知识为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1921年，与之一墙之隔的北京大学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

时任校长的曹云祥是当年庚子赔款赴美的留学生，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的硕士。

1925年，“清华学校”正式向“清华大学”过渡。除以前即设立的旧制留美预备部，再新增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本准备同时开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科，但因经费制约，惟先开国学一门，此即是被后人所称道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

国学研究院的成立



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

1924年的一天，曹云祥来到北京东城一座四合院，找胡适商议一件大事。

胡适，北京大学教授，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在胡适家里，43岁的曹云祥向33岁的胡适说出自己的想法：清华学校想办大学。因为大学成立需要四五年时间，计划先设立研究院，开办国学门，并打算请胡适来担任研究院导师。但胡适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导师的选择方向已定，但办事却是要具体的人来负责。曹云祥最终找来了此后维系起国学研究院的重要人物——吴宓来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吴宓早年与陈寅恪同学于哈佛大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归国即创办《学衡》杂志。而他之所以会来到清华大学任职，即是为此而来。1925年8月2日，吴宓致信恩师白璧德，告其之所以离开东北大学返回母校服务，不是为了贪图物质待遇和身体享受，而是争取把《学衡》办得更好所需的便利条件，那就是：一座非常好的图书馆；一位由学校付酬而纯粹出于热忱和友谊，自愿利用余暇为《学衡》工作的助理；与志趣相投的人们特别是文人相识的机会，由此为《学衡》开辟和巩固撰稿人队伍（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1925年9月，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一次演讲，详述开办国学研究院的旨趣及经过：

曹校长之意，约分三层：（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成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

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实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详见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

办国学研究院需要人才，而且是顶尖人才。清华向海内外发出了邀请的声音。

四大导师

“老实得像一根火腿”——王国维

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旧学凋敝零落。胡适曾这样评价：旧式学者只剩下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其中章炳麟在学术上已半僵化，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王国维当时已47岁。之前的经历异常坎坷，早年屡次参加乡试不中，21岁时去上海谋生，因为一首“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的咏史诗句，得到罗振玉的赏识，从此，跟随罗振玉谋生做学问。



清华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1901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去日本留学。10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携家眷跟随罗振玉再次前往日本，躲避动乱。在日本期间，王国维的兴趣发生转变，从研究哲学转向文学，尤其是唐宋诗歌和宋元戏曲。中年后，王国维又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文字研究方面成就显著。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说，由于罗振玉的影响，王国维投身甲骨文研究，当时，研究甲骨文的人很少，没有什么成绩，他最早做出了成绩，而且把甲骨文作为古文字研究，和中国早期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写出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史学论文。

南开大学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词学大家叶嘉莹说，王国维虽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大师，但在性格上却是一个悲观的人。他曾写过一篇自序，说自己体素羸弱，性赋忧郁，他说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人生意义价值究竟在哪里，我每天都会想到这个问题。

1922年，已是学术大师的王国维带着家眷来到北京。

第二年，他走进了紫禁城担任末代皇帝的老师。晚清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在这个封闭的皇宫已生活了11年。进宫任帝师，这也许是王国维人生少有的荣光时刻。

1924年11月5日，紫禁城的大门被打开，受革命影响的直系军阀冯玉祥的军队包围了皇宫，并限令溥仪三个小时内搬出。当天下午，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随从离开紫禁城，而王国维就正在这撤离的人群当中。

这次驱逐，给王国维带来很大刺激。他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尔。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

王国维没有跟随末代皇帝去天津。1925年2月，却意外地等来了清华的聘书。

送聘书的人正是吴宓。他在日记里描述了那天的经过：走进王国维的家，见到先生，恭恭敬敬地行了三个鞠躬礼。这让本想拒绝应聘的王国维大受感动，改变主意，答应应聘清华研究院导师之职。

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吴宓日记》，1925年2月13日）

其实聘请王国维，并没有吴宓日记中说的那么简单。之前，胡适和曹云祥曾多次发出邀请，但都被王国维拒绝。接着又请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出面，仍被拒。万般无奈的胡适最后只好请末代皇帝溥仪给王国维下了一道“诏书”，令这位“前清遗老”去清华任教。1925年春天，王国维带着家眷来到清华校园。



西洋文学家吴宓

王国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在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听说王国维去了清华，感叹道：“我无养贤之资，清华为我暂时养贤，亦稍慰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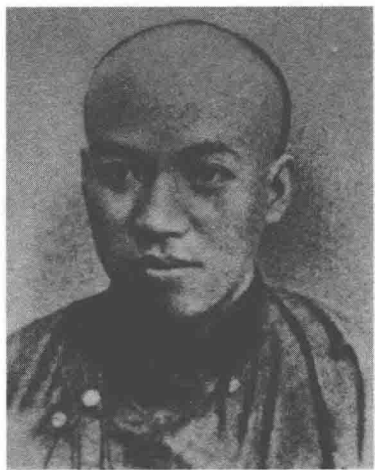
但开风气不为师——梁启超

天津市河北路46号，一座叫饮冰室的西洋别墅，住着那个时代的一位风云人物——梁启超。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就和家人居住在这里，除了在大学讲学外，大部分时间在这里著书立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之子梁思礼说，1919年后，他就不太参加政治活动，原来当过司法部长，政治情况变化很大，但只当了几个月就下来了。

1919年2月，梁启超担任顾问，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这也是梁启超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



清华大师梁启超

纷乱的事，让梁启超心生厌倦：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讨伐袁世凯、再造共和，一次又一次失败后，52岁那年，梁启超决定接受清华的邀请。

清华园对于梁启超并不陌生，这里曾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他曾在这里做过讲师，为学生讲过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学术史，并对学校的发展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在清华住了10个月。写出《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他还在这里多次演讲，给清华园留

下最深印象的，是1914年，梁启超作为名人被邀请到清华园。他演讲的题目是“君子”：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者，非清华学子孰将焉属！

演讲中，梁启超给同学留下了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后来的清华大学校训便出自这两句话。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梁启超是一位政治人物。但他从小才气过人，10岁那年，梁启超赴广州应“童子试”，同船一位老先生指着盘子里的咸鱼让他吟诗觅句，他略加思索便吟出了：“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于是“满座动容”，神童之名自此传开。

18岁时，梁启超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主考官被他的才华吸引，当场把妹妹许配给他。

退出政坛后，梁启超全力从事学术活动，在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等领域成就显著。凭一部七百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就奠定了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地位，并被公认为北方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梁启超的“健笔”既令当时论政的对手丧胆，也是激发国人心志的动力。他自己曾说自己是“笔端常带感情”，而毛泽东年少时，最为佩服的也即曾国

藩与梁启超。而毛的文章也从模仿梁启超开始，一篇《少年中国说》，激起了中国少年的斗志，且看任公的笔调是多么地带有情感：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教育家教学生，要教到人不惑、不忧、不惧，梁启超带着他的教育理想来到了清华园。

在清华园，流传着一个有关于梁启超推荐陈寅恪的传说。尽管传说后来被学者桑兵证伪，但有此传说本身也说明时人对陈寅恪的推崇。话说梁启超当时刚到学校，就迫不及待地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一个人。

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答道：“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又问：“那他有什么著作？”梁启超应曰：“也没有什么著作。”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极力推荐的这个人陈寅恪，35岁，身处海外，既无学位，也无专著。而到梁启超与曹云祥的这段对话时，陈寅恪不过只公开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与妹书》。

教授的教授——陈寅恪

1890年，陈寅恪在湖南长沙出生，祖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因支持维新被革职。父亲陈三立，清末著名诗人。出生名门世家的陈寅恪从小接受了很好的



陈寅恪留学期间



中年时期的陈寅恪

教育，读完私塾，13岁时，便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09年，陈寅恪开始海外游学的历程。法国、挪威、瑞士、美国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他还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哈佛大学，“浪迹所至，以读书、吟诵为第一乐事”。

留学期间，陈寅恪即已在同辈中获得赞誉。据毛子水回忆，在柏林留学时，傅斯年便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陈寅恪的另一好友吴宓，曾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在1919年的一次对话。这次对话，可以看出陈寅恪在三十岁之时，便显露出作为史家的“史识”已超越同侪的卓见。他说：“此后若中国人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此段话放置今日，更能显现出当时还身处实业、经济皆不发达中国的陈寅恪的“识见”是多么精确。我们也正可借此

知道：原来，“读史求识”在日后可以得到“证实”。

1925年，在德国的陈寅恪接到清华的聘书和吴宓的来信，邀请他到清华担任导师。陈寅恪回信建议，办国学研究院，必须在国外多购书籍，同时，以家事为由拒绝了邀请。吴宓再次致信相邀，陈寅恪感其真诚答应应聘，但要到第二年春天才能赴任。

学校得知陈寅恪在外生活拮据，随即给他预支了五个月的薪水，并汇去一

笔购书款项，等待这位学人的归来。

接受清华邀请之前，陈寅恪曾接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他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推荐他的不是别人，是陈寅恪哈佛的同学赵元任。因为赵元任刚辞去哈佛的教职，回到了母校清华。

在清华园，陈寅恪因为单身，尚未成家，便与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同住。饮食起居，杨步伟把陈寅恪照顾得很好。陈寅恪说：“我想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杨步伟夫妇看陈寅恪已年近四十，对他的个人问题也颇为着急，便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回答说：“虽然不是永久计，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大堆麻烦事了。”赵元任玩笑说：“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

陈寅恪对婚姻有自己的看法。留学期间，便曾对好友吴宓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至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今之留学生，其立言行事，皆动失其平者也。”

而陈寅恪对爱情也有他的看法，此与王国维于词中拈出“境界”二字颇有同趣。他说：“（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织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直到陈寅恪三十九岁，一日听同事说，一个女教师的宿舍里挂着一幅诗，末尾署名“南注生”。陈寅恪惊叹说：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后相识，遂定偕老之约。这名女教师叫唐篈（字晓莹），其祖父为马关中日和约割据台湾时的巡抚。陈寅恪曾读唐公之《请缨日记》，对唐景崧的品格、家事至为了解。而唐篈在婚后，与陈寅恪相濡以沫，对夫君之学问也极为尊重和珍视。陈寅恪此后每出一部著作，皆由夫人唐篈题签。最后在岭南康乐园，携

手渡过了动荡的岁月。除了相濡以沫的唐篪，在这里值得一说的是陈寅恪晚年在康乐园所遇见的另外两个女性。一个是洗玉清，一个是黄萱。两个女性的出现，让动荡的最后二十年，仿佛在黑白中有了些许色彩，也让陈寅恪的最后一段治史风格为之一变，正如陆键东在其《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所述及的那样：

很难说南粤的风土人情影响了陈寅恪什么，但陈寅恪在晚年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所表现出来的更重感情、笔端时常流露细腻的情感痕迹，也即在文史方面多了许多“文”的倾向。

陆键东这里所提到的两部著作——《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但二书皆以女性为述学对象。如陈寅恪自己所说：著书惟剩颂红妆。一代史学大家何以在晚年以瞽叟之身对两个明清易代之际的女性花费如此大力气？此在《柳如是别传》中的一段话，或可后来者略知一二：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孌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在明清易代、政权更迭之际，女性所表现出的“孤怀遗恨”“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令“当日之士大夫”都失掉了颜色。而陈寅恪表彰他们，乃意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使后来者看到，小妇少女的骨气刚烈，犹胜男儿。

在陈寅恪身边，他的学术助手之一黄萱，或多或少的便有着这样的“骨气刚烈”。陈寅恪交友，一重家世门风，一重气类相求。而在此两点上，黄萱都